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一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五

諫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為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為患北面之事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

之天下之人共為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為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為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别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

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常（一作康）德輿為鈐轄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

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為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為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歴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令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曽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曽言乞於沿邉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

將之法若大將能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邉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㞅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為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為禦備凡為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

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為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為大臣
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横自淮海已南新
遭王倫之後今自京以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刼
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
皆數百人觧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强
賊三十餘人燒刼刼一作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
人刼却椹㵎鎮此臣所聞日下盜起之處如此縱横也
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偷賊之

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絕似此等處將來盜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一作更）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盡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於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盜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尤忘怨禍患

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盡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盜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為備二曰選捕盜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為盜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為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勑兩府大臣問其於此四事別有何術可為茍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

閒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議論甚多伏乞合聚羣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盜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一作一一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

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一作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一作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人所報

陛下果有何能一作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鋭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一作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

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始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令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

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汚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一作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至所舉非人者皆為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才堪者為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者（一有字）連坐舉主重為約束以防偽濫庶幾稱職可振綱

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同前

臣近曽上言為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舊一作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一有大臣二字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一作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

以為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令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一作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為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以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為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一作舊舉既非材

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致別無人可舉令若革此繆例責其惟才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泊等劄子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勑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重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

刼却軍資甲仗庫盡為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已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於縣廳一作廨恣其刼掠其李正已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昪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内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已並顯然容芘不早移換致使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勑重行

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葢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泊張昇伏乞依詔勑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勑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令後朝廷號令徒煩虛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泊等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為京西轉運使陳泊張昇違發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橫貽憂君父其陳泊等合

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内指揮自合行遣令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別不至大叚生事及部内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内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勑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今若自發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

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信一作則吏無凛畏必効因循虛
煩吏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况
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萆弊之初先行勵衆之
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
舊差遣以責後効徐議復資亦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
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
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內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
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

一作泊等部內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泊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泊等以為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泊等一兩資一作員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原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為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為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之中大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為恥者假之既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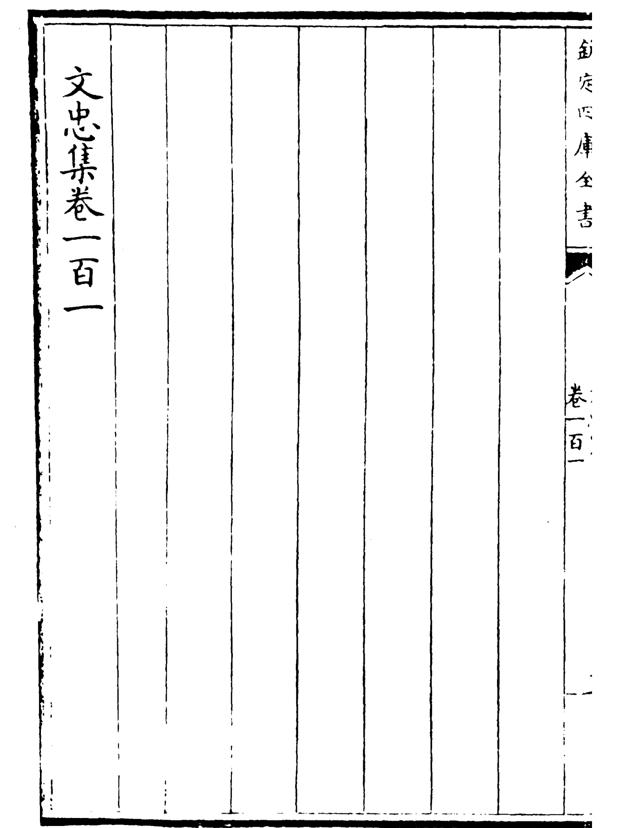
足為重得者又不足為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禄况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舘方以為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一作媮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册所業又非絕出而惟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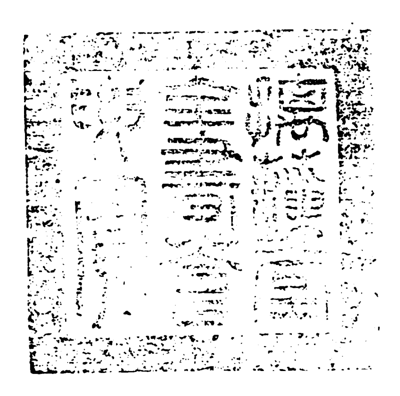
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內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一作得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內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臁子弟入館閣此

蓋朝廷為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呂
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為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
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
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
弟入館閣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為衆所知則
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脩撰之類
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文忠集卷一百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錄監生臣謝　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二至一百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二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六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畧陜西劄子慶歴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廵邊本為西賊議和未决防其攻寇要為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

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邉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邉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致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一作以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一有受冊字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偽之實能知彼者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為國一有誤字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茍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為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背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

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一有已字許二十萬到一作則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一作神算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

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嗜欲無厭引之轉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絶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絶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一作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為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一作損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為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令若只為目下茍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

若為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一問西賊不因敗衂忽肯通和之意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契丹連謀而偽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為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

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説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説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下有中國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顧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五字一作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

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污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一作省要供軍費凡為邊將者所

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苦困之中取其膏血陛
下憂勞之際减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令乃
盜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
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
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
即乞盡行更不减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
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竊
慮議者為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寛貸臣非不知駕馭

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盖漢超能捍寇戎不為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踰違不一無踰不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寛假之患一作惠而此三人不法一作已各如此若更寛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壯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為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於

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慢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已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一無則字）可以常為不法臣恐凱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大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别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

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三字一作近者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杻所行拷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觧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為臺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摇動人心若不早止絕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揺將臣憂懼觧體之際突出兵馬誰肯為朝廷用死命向前臣忝為陛下耳目之

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見滕宗諒别無大叚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徧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

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令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搖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絕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一作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

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邉上事皆目見必不虚言令取進止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邉陲搔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諭邉臣今日又聞度輙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邉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一有左右二字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茲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

朝廷舞文弄法一作舞弄文法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為此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為奇貨務為深刻之事以邀强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肆意羅織令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勑條况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為邊鄙所輕為大臣而作事者

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一作伏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絶其燕度亦乞別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

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不過失於檢點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茍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一作三兩人而已可惜因些小公用錢於此要人之際自

將青等為賊拘囚使賊間之以為得計伏望特降指揮

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

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

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

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誤事則悔

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寛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

誅行一作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

進止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一作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偏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

播中外扇動羣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禀行不得漏泄所貴别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横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賑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為黨與況今大臣

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凶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為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牓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一作重）與酬奬所貴凶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為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為然伏乞採臣此

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榜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一有言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稟催督（一作監催）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為頭項不少部分（一作內）進退須要統一指蹤（一作縱）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稟不相叶同各出異

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令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鬬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茲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奏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鬬不可不虞冦死命窮一作冦賊死命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一作切須一作須由督責況蔡稟是應急差出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兼聞蔡稟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枷一巡檢致使兵士喧譟幾

至生變茍或如此張皇𥨊恐別致生事其蔡稟伏乞早

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一作使專一早能

一作得了當取進止

論江淮官吏劄子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

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一作為寛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

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兵甲或同飲宴臣謂倫

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盖知賊可畏而朝

廷不足畏（一有故字）也今若更行寛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為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斂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内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

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草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為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刼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

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儆備為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寛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盡一作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寛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令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勵羣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寛恕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二

文忠集卷一百三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七

諫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盜賊縱横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廵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之人之際或

於巡檢縣尉之内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内大小賊盜獲四十餘火内雖小盜數多其如强刼羣賊亦不為少據於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纎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為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為勞績臣料一作謂天下州縣盜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

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為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盜賊民甚便之法為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盜賊是方今急患縣尉是方今切要之人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為有司拘守細碎之

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
子别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
獎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羣盜縱横皆由小盜合聚今但患其大
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盜先從其小能絶小盜者
廵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盜
去惡但要凈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内同時捕獲假
如有全火强盜縣尉廵檢以死命鬬敵若於兩日

內捉盡已不理為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

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一作頒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盜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盜之策

皆欲使民結為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吉水

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內刼賊不敢入其縣界臣

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

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刼賊又一作及民間

以為便利即乞須行伍保之法於天下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横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葢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黄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為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况小人作事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

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茍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至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刼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亮勢從此轉强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

殺寛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説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已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儒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同前

臣近為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愛畏乞却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皆不識其面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恵政當此軍城賊一作燒刼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令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

良吏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為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刼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逃走其罪狀顯著使合誅夷朝廷慎

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為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亂但其棄城而走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

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為賊有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息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饑民劄子慶歷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陜一作目西饑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税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為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

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少賑卹或蠲免税租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濶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饑民劄子 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饑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

之民可知矣盖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絶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絶矣况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為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以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録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恤

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稅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䘏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於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

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羗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陜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

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内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一無道字字一歲之内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

自有道得其道則大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頗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俏理若以前賊張海等稍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一作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

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竒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一作明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氷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憂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絶臣

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

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繚羅豈是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别有内降應是踈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哥矣然名分難

不可太過其他踈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宫之前踈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開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宫恩澤太多宫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絶河北伐民桑柘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脩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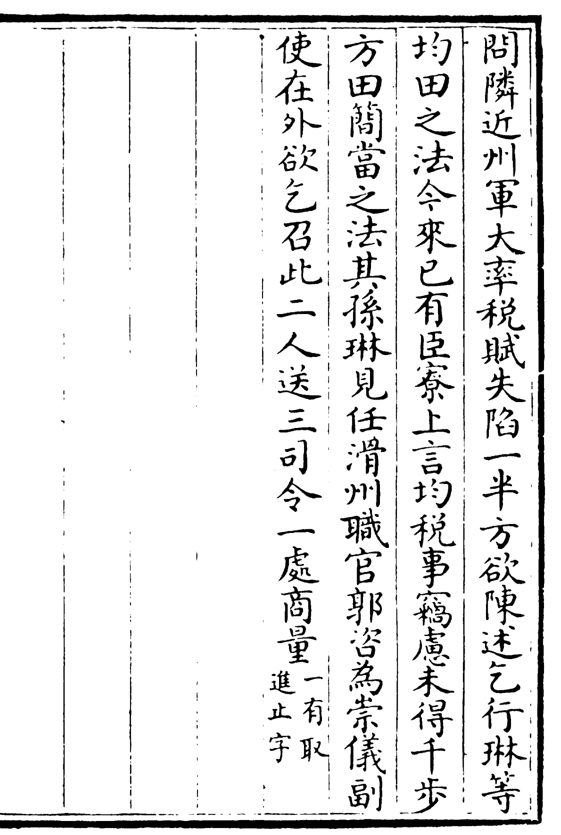
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為無木植送納
畫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
家用度之急不惟絶其根本使民無以為生至於供出
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
者殆非夷狄為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剥疲民為國斂
怨葢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
官吏者葢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
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

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絶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戶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䌷絹之稅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心離叛則內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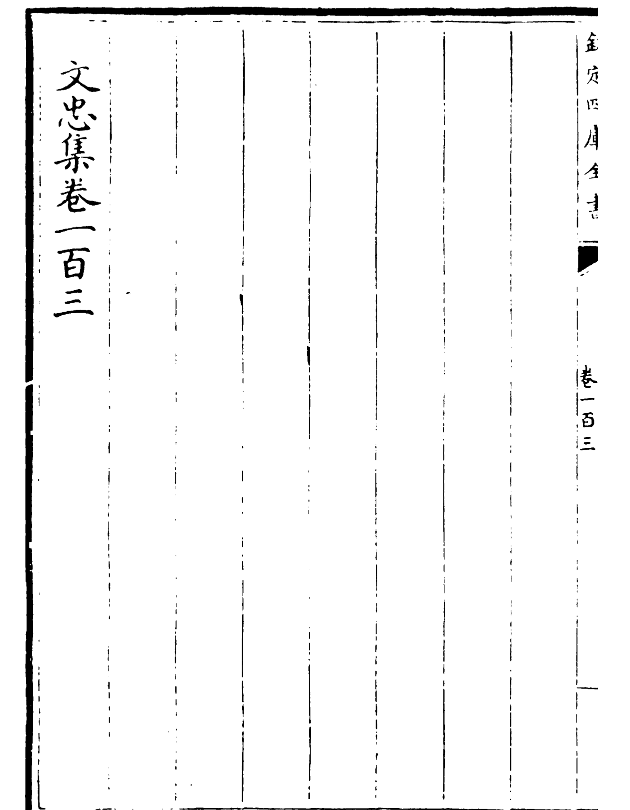
論方田均稅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賦稅已送三司商量施

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稅者多是不知均定一作稅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稅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洺州肥鄉縣與郭谘均稅剏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絕無詞訟其時均定稅後逃戶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稅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



問隣近州軍大率税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税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諮為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一有取進止字



文忠集卷一百三

文忠集卷一百四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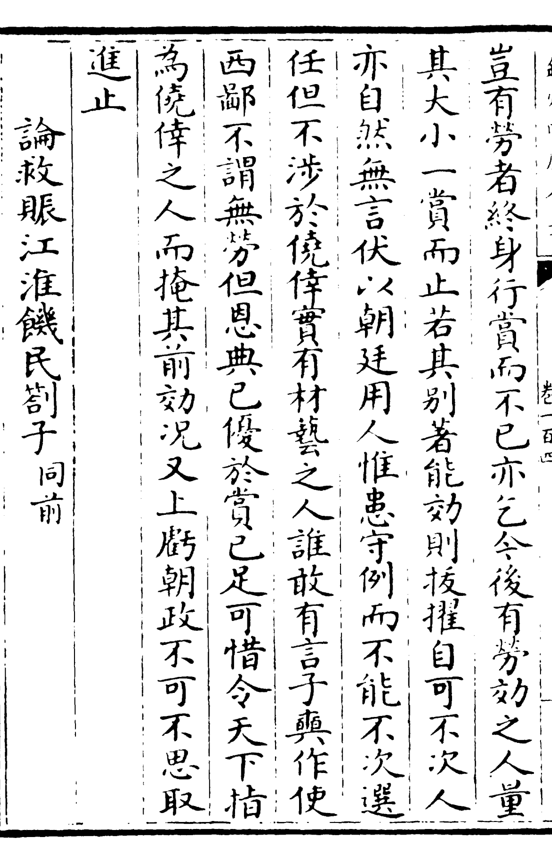
諫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為相度陝西青白鹽勑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內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宜勞絕少

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一作賞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秘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秘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為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令

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為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令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枲維翰為晉相一旦除節度使十五人為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盖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



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為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饑民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出内庫金帛賜陜西以救饑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一作春農失業民庶嗷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户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

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剥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內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饑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一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狂叛之賊也臣以為（一作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一作困時）宜速賜（一作施）惠不惟消弭盜賊之患兼可以悅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

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

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內出手詔六條劄子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

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

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不

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

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

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內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効令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

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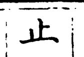
論葬荆王劄子 同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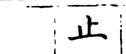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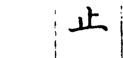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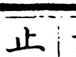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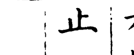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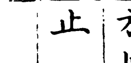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說陛下聰明睿

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說則不得不慮因以進疑臣謂前後勑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縁以為姦爾今若盡節一作減仍浮費及絶其侵蠧而使用物不廣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一作司有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内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

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費浮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一作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為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内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

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修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辨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為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為便今朝廷議者分而為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辨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令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為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修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說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



節力所易為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令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為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 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刜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為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絶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鷙刼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

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一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别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已贓論仍乞一有選字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糺察其數外

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為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贜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絶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苫塊中便荅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令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喪禮而允良為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間傳

說為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勑約束補廕子弟須是習一作令一無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為臣下立家至於習字宗室之親號為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别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别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遷善方

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一作所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厮囉劄子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朝皆有事宜為一無字彼國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別與朝廷生患又聞北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

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以一作）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方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說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

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一作誠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絶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一作馳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絶令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方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一作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

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絕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人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欵我併力以吞嗢厮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嗢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

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一有理字當變更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令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

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盜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為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大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令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為舉子

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為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一作濫選）令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為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殆廢寢

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草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

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論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致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致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秖可盡令試策要

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髙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為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於令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 同前

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彊公私内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

臣寮未能為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世事以寛聖懐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狥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毀訾傳布道塗飾巳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說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草兹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為小

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算以康時難取進要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一作似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一無却字見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

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齪（一作齷）齪廉謹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誤令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横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户凋耗雖有出人之材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一作撥入）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一作合）作轉運則弊在差

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一作議科場奏狀　慶曆四年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勅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一作責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東一作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為言也臣等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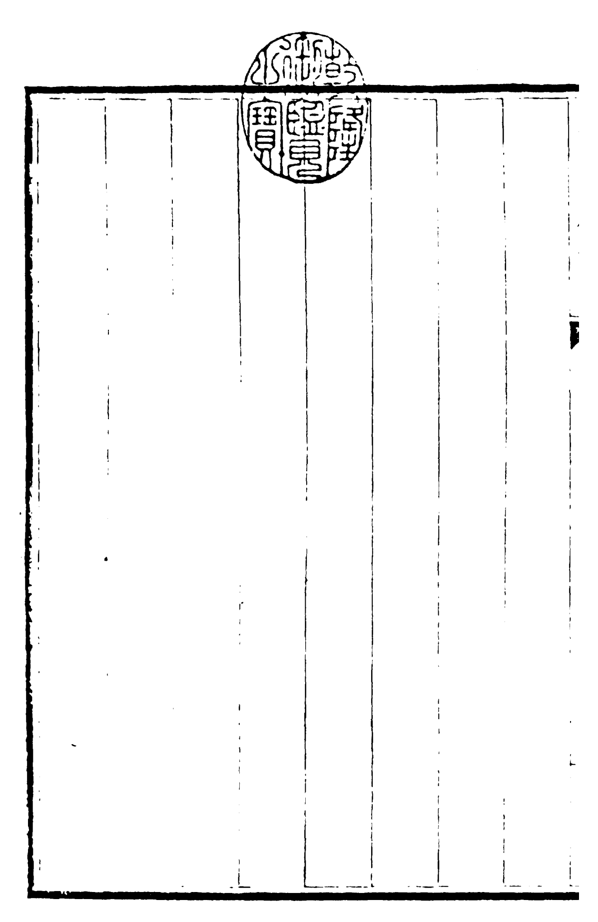
考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一作人）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故為學制（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一作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一有策字）策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一無此字）程式（一作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一本其詩賦之末能自肆者至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一有皆字）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一作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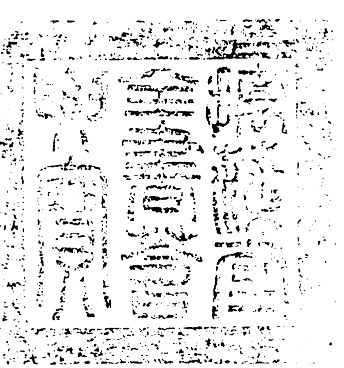
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一作為)盡人之材者(一無此字)也其(一有它字)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一無此九字)州郡封彌謄録進士諸科帖經(一作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為(二字一作為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一作業)取材不遺(一有為治之本也五字)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文忠集卷一百四

謹案卷一百三第九頁前五行只是僅能潰散刋本潰訛遺據唐宋文醇改

第九頁前六行已近百人刋本近訛却據唐宋文醇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布旦
謄録監生臣謝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至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文忠集卷一百五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歷四年

臣嘗患朝廷處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

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為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勑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令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

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諳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耻以不才默坐於中强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

多一有臣字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忍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庭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

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吏不肎招䝉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令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令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烏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為害

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師等失信於黃捉兒遂恐吏難招誘今若因敗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一有時字機不可失也若令敗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捉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閒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閒便行厚賞則諸處廵檢捕賊官等見敗獲

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别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携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效恐失事機令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

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傜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傜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傜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飾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

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黄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令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傜之類使安耕織

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况漸近夏暑南方燀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觧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慶歷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

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令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無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令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

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令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令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令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别路則是因一

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觧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後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恵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諭

青使赦汝責汝卒一作辨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俏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踈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為脩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

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邉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勍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邉武臣盡皷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邉將極多能立

功効者絶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令若曲加輕沮則令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令後邊防永不能招輯蕃部（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同前

臣伏覩朝廷近為王堯臣吴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内挾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亮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歷内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橋損害舟

船特令脩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
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别令呂覺根勘令
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紏正
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
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
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
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令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
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

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令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可憑其虛妄謗讟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令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强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税果菜之類碎細刻剥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令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廹乏

用（一作人）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小橋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一作人）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

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布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恩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

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係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狥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

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吏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者無亦使令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授大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

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一作侍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令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

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一有（只字）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令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

後部下振諫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三字一作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

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絶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𢡟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爭

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一作又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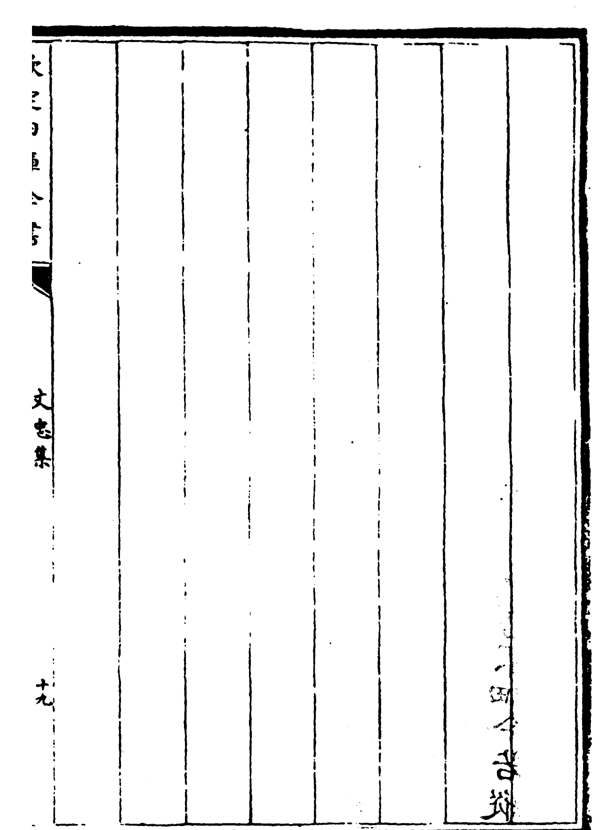
臣所説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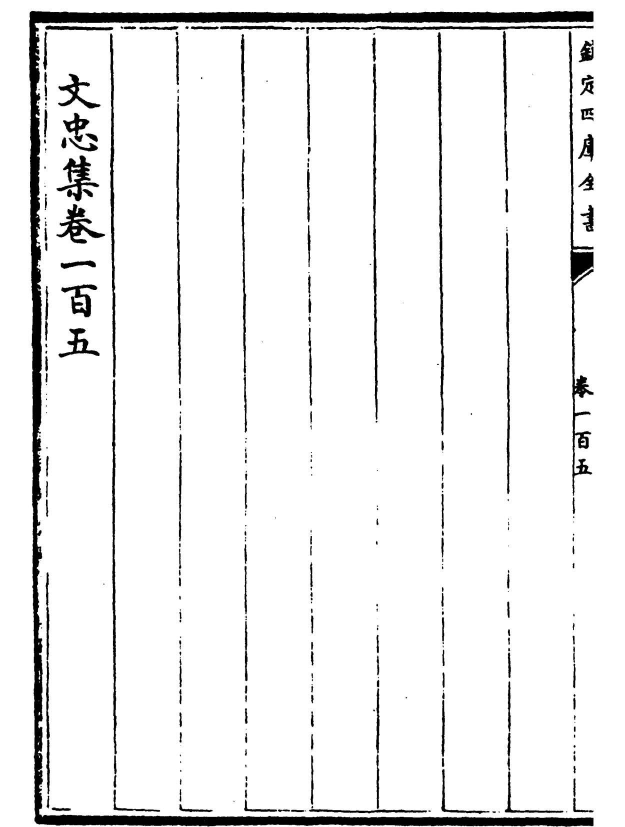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慶歴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脩築城壘強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

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其而一作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令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

地盖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罷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縁此一事得絶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聽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文忠集卷一百五